

新式標點

梁任公
先生著

飲冰室全集

上海大通書局印行

新式標點

梁任公
先生著

飲冰室全集

上海大通書局印行

飲冰室文集卷十一

新會 梁啓超 著

政治下

論專制政體有百害於君主而無一利

今民間稍有知識者，莫不痛心疾首於專制政體；其惡之也，殆以此爲吾害也。至如君主若君之私人，則莫不殫其精竭其術，以維持迴護專制政體；其愛之也，殆以此爲吾利也。夫趨所利而去所害，人類之公性情然矣。使其果爲利也，則吾亦何敢拂戾此公性情，爲與虎謀皮之舉，以嘵瀆於炙手可熱者之側。雖然，其實際固非爾爾。吾思之！吾重思之！竊以爲專制政體之毒，其害民者一，而害君主者常二。民之受害者，有時而可避；君主之受害者，無他而可逃；民受害而他人猶以相憐，君主受害而後世且以爲快。故吾敢斷言曰：『專制政體之於君主，有百害而無一利！』謂余不信，請誦諸史！

中國數千年君統，所以屢經衰滅亂絕者，其厲階有十，而外夷構釁，流賊揭竿，兩者不與焉。一曰：『貴族專政。』二曰：『女主擅權。』三曰：『嫡庶爭位。』四曰：『統絕擁立。』五曰：『宗藩移國。』六曰：『權臣篡弒。』七曰：『軍人跋扈。』如唐藩鎮之類八曰：『外戚橫恣。』九曰：『僉壬朘削。』如李林甫盧杞之類十曰：『宦寺盜柄。』此十者，殆歷代所以亡國之根原。凡叔季之朝廷，未

有不居一於是者也。至求此十種惡現象所以發生之由，莫不在專制政體。專制政體者，實數千年來破家亡國之總根源也。

昔在周代，統一之業始集。於是廣封親藩，以獎王室。及其衰也，諸侯力征，天王守府，迨於末葉，政在大夫。齊之田陳，晉之三家，羽翼既就，王權亦移。周室之亡，實亡於貴族。秦嬴鑒之，夷天下爲郡縣，支孽無尺寸之土，功臣無湯沐之祚。而一胡亥一趙高，舉而傾之。秦之亡，亡於嫡庶，亡於宦寺也。秦代專制政體最行，而其亡亦最深。漢高一天下，鑒秦之孤立，與其爭統也，於是上法周制，廣置親藩，而孝惠儲位，不敢廢置。及其崩御，骨未寒而呂氏之禍作矣。是爲女后專權之嚆矢。前此秦之太后，穰侯已肇其端。呂氏既滅，七國旋警，宗藩之禍，幾覆厥祚。七國既平，景武乃實行強幹弱枝之術，剪其爪牙，使無能爲役，而巫蠱之變，骨肉喋血。上官氏霍氏踵起，外戚之禍復燃。弘恭石顯繼興，宦官之禍萌蘖。未幾而王氏竟移漢鼎矣。西漢之亂亡，則女主宗藩外戚宦寺諸原因爲之也。東漢光武明章一小康，及和帝以後，竇氏鄧氏閻氏梁氏諸后族，互起互屠，而母后外戚之禍，達於極點。鄭李閔江京孫程單超曹王甫等，狼狽相嬗，而宦官之禍，達於極點。海宇鼎沸，梟雄乘之。董卓曹操，遂屠漢社。漢之亡，以母后外戚始，以宦寺中以權臣終也。及魏漢上鑒七國，下鑒羣牧，於是悉廢封建，而外戚宦寺之禍亦不烈。而司馬懿鋤曹爽，若拉枯朽，而魏遂移於晉矣。蜀以昭烈之略，諸葛之明，崎嶇保障者若干年。諸葛云亡，而一

黃皓遂覆漢祀。吳大帝藉父兄之業，以霸江東。及其末年，而登和霸亮四子，已相攙奪。諸葛恪孫峻，繼橫極凶暴，竟廢其君，弱其國。三國之亡，魏亡於權臣，蜀亡於宦寺，吳亡於嫡庶，及權臣也。晉復鑒魏孤立，大封宗室，而內之楊氏、賈氏，外戚女主之亂踵起；外之八王相夷，骨肉剗刃，若屠犬豕。遂倚外寇爲聲援，寢成五胡之亂。西晉之亡，則后戚宗藩之爲之也。東渡後，宗室之勢驟殺，而都督之權驟強。王敦、蘇峻、桓溫、桓玄，皆以方鎮構亂，竭舉國之力，僅能平之。而劉裕即以此篡晉矣。東晉之亡，則軍人之爲之也。其在南朝，劉宋則有太子劭、武陵王駿，晉安王子勛等之相繼弑逆；蕭齊則有蕭鸞、江祐等之廢立；蕭梁則有侯景及諸王之爭亂；陳則有孔範、江總等之專橫。其在北朝，拓跋魏以道武爲初祖，而及身已被弑於厥子，寢假而胡太后弑孝明，爾朱榮弑元釗，爾朱兆弑孝莊，高歡廢節愍，而魏遂分東西。高齊則常山王演弑廢帝，宇文肅則宇文護弑孝愍，孝明。凡南北朝二百餘年間，七姓之亂亡，莫不由前此所舉十種罪惡之爲之也。隋文亦及身被弑於厥子，隋煬旋賈怨天下，被弑於近臣。隋之亡，則嫡庶爭立，僉壬用事之爲之也。唐號稱極盛矣，而天下甫定，即有玄武門之變。高祖殆以憂死，僅三葉而武后禍起，唐易而周。韋氏繼之，女主之禍，至是達於極點。天寶以後，其在宮中，則有楊貴妃、張良娣之勢亂；其在朝廷，則有李林甫、盧杞之橫恣；其在方鎮，則有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朱泚、李懷光等，十數藩帥之叛亂。及至末葉，宦官大盛，遂釀成甘露之變，連弑數帝，擁立之權，皆在其手。

而唐社遂屋。唐之亂亡，起於家變，次以母后，次以僉壬，次以軍人，而終以宦寺也。五代十國之亂，更不足道矣。宋承唐後，懲藩鎮之禍，盡解功臣兵柄，而太宗已以繼嗣之爭，喋血於所親。其後蔡京、章惇、秦檜、韓侂胄、史彌遠，相繼用事，屠殺善類，而僉壬之禍，亦與宋相終始。其在胡元，鐵木迭兒、鐵失、燕帖木兒等，更迭作亂，海宇鼎沸，亦遂不能安於中國。元之亡，由宗藩權臣諸爭之爲之也。及至明代，又懲歷朝禍亂之弊，遠師周漢，復建親藩，而燕王棣、漢王高煦、甯王宸濠、安化王瑄等，遂以亂國。王振、劉瑾、嚴嵩、魏忠賢等，相繼用事，及中葉以後，而宦寺之禍，遂與漢唐鼎足。演成二千年間，不男不女之歷史。明之亡，則親藩僉壬宦寺之爲之也。由此觀之，二千年中所謂君權者安在乎？嗟乎！論者以爲專制之毒，毒百姓也，使其毒百姓，而百姓從而報復之，從而覆亡之，猶可言也。而彼專制者，亦可自諉爲專之未甚，制之未至，苟更精其術焉，終必可以絕後患，而祈永命也。而豈知報復之覆亡之者，不在其所賤，而在其所親，不在其所敵，而在其所愛。彼二千年來，歷姓崩折之禍，豈嘗有一焉？若歐洲十入九世紀間之民變者，起而犄之也。卽有一二揭竿草澤者，亦不過乘其腐敗之既極，乃得一逞焉耳。至其滅亡之根原，則全不在是。然則彼其專制之敵，不足以爲患也。旣若此，而何以亡國破家，相隨屬也？又復若此？曰：日本人常言曰：『支那一部歷史，實以膿血充塞之歷史也。』吾恥其言，雖然，吾不得不忍受其言。嗟夫！當一霸者之初起也，莫不汲汲焉思所以保我子孫，鞏我主權，帝王萬世傳諸無

窮其所以懲前代之失，而救其弊者，亦云瘁矣。乃或防一弊，而他弊即起於所備之外；又或防之愈甚，而其末流之爲毒愈烈。若明太祖禁宦官不得讀書識字，本朝聖祖世宗高宗煌煌訓諭，極言母后臨朝之弊，宦豎預政之弊，儲貳廢立之弊；若此者，豈不法嚴而意美乎哉？試觀有明末葉及近今之朝局，則前此所防者，其爲效何如矣？論者於是以爲無無弊之法，無可久之治，乃相諉於一治一亂，天數使然，而政治家之理論以窮。夫天下果真不可以久安長治乎？歷史果遂以相斫書而終古乎？則今日歐美日本之治，何以致焉？雖然，吾無怪論者之爲斯言也。彼其求之於此焉，而不得所以求之之術；求之於彼焉，而亦不得所以治之之術。然則其迷信退化主義，挾持厭世思想也亦宜。新民子曰：『吾請與普天下讀史諸君一解決此問題，倘願聞之！』

淘濁流而欲得清泉，揚熱湯而欲止沸度，此必不可得之數也；不如澄其源焉，止其薪焉，此所謂治本之論也。中國君統之亂本何在？在彼十種惡業。十種惡業之亂本何在？在專制政體。專制政體一去，則彼十種者無所附以自存，不必以人力防之也。而不然者，防於此而彼則蹈瑕以起，防於今而後則伺隙以來，未有能免者也。請言其理。黃梨洲曰：『後之爲人君者，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爲天下之公，視天下爲莫大之產業，傳諸子孫，受享無窮。夫既以產業視之，人之欲得產業，誰不

如我攝縑膝，固扁鵲一人之智力，不能勝天下欲得之者之衆也。嗚乎！至哉言乎！數千年來，嫡庶之爭統，宗藩之倡亂，權臣之篡弑，軍人之窺伺，皆坐此而已。漢高祖之與韓彭，相去一間也。漢帝之與魏王，魏帝之與晉王，相去一間也。長安之與盧龍，魏明之與燕京，之與雲南，閩越，指康熙三
相去一間也。隋煬之與太子勇，唐太之與太子建成，相去一間也。吳楚七國之與漢，燕王
棣之與明建文，相去一間也。而一則富有四海，率土皆臣，一則屈膝承顏，僅保薄祿，夫誰不從
而生心也？既懸一至可艷，至可涎者，以餌之於上，而欲禁人曰：『爾其無艷，是無涎是！』則雖
日尸一人，猶不足以爲戒也。彼日本昔亦專制之國也，而千年以來，其專制之實權，不在君主，
而在大將軍。故日本之革命，所革者在幕府，而不在王朝。何以故？彼有可欲，而此無可欲故。然
則吾中國禍亂之大原可知矣！天下之大欲，集於君主，故天下之至危，亦集於君主。使其君主
而爲英國今日之君主也，夫誰得而覬之？即使其君主而爲日本昔日之君主也，夫亦孰從而
覬之？而徒以君主專制之可欲故，遂使數千年之歷史，以此等爭亂之跡，充牣其十八九，吾不
知數千年之君主，其安危苦樂榮辱之率，視今英國昔日之君主何如也？君主既專制矣，其
年長者，英明雄武者，自能乾綱獨斷，舉自專自制之實，而不然者，或幼沖焉，或倦勤焉，或昏駸
焉，或狂暴焉，或異懦焉，或有所偏好偏惡焉，則其實權自不得不移於他人，於是母后之禍，外
戚之禍，僉壬之禍，宦寺之禍，乃起。待彼等非能自有其權，以與現在主權者相亢相撓，而

常依附現在主權者之權。以自固。始而依附。繼而盜竊。久假不歸。而主權者反不得不伺其鼻息以爲存活。於是君主非專制者。而反爲被專制者矣。由是觀之。歷史上種種罪惡。孰不有從專制政體而生者乎？使非專制。則如英國日本之華族。給以爵號。優異齊民。其有功德有學識者。則列之上議院。使參國政。而貴族專政之禍。何從生焉？使非專制。則君位繼承之法。一從憲法所規定。某人宜嗣統。皆與民共見。一定而不可易。雖或今無後。而旁支血統。循序入嗣。亦有皇室典範以劃定之。而嫡庶爭位定策擁立大體。爭辨等禍。何從生焉？攝政之權。皆有一定。元首權尙立限制。況於攝者。而母后擅權之禍。何從生焉？天潢宗親。各有食采。所至國人。莫不加敬。其尊榮雖下君主一等。而君位既無可欲。何苦貪此虛名。傷彼實利。則宗藩叛亂之禍。何從生焉？政府大臣。皆有責任。稍失輿望。立即去位。而權臣篡弑之禍。何從生焉？兵馬之權。集於中央。國防之責。同諸國民。而軍人跋扈之禍。何從生焉？一國會計。皆由議院審定。司農少府。各異所司。而僉壬朘削之禍。何從生焉？君之與國。截然兩途。宮中府中。不同一體。君主若有所親。若有所愛。則自以其私產參養之。不得及國事。而外戚橫恣。宦寺盜柄之禍。何從生焉？不甯惟是。君主既與國民共治此國。則君位之安危。與國同體。苟有人焉。欲破壞秩序。侵主權以毒一國者。則全國國民皆將起而抗之。不瞬息而禍撲滅。豈有若專制國之民。視君國之難。如秦越人肥瘠之是。則種種惡現象。固無自生。即生矣。亦無自成也明矣。若是乎。苟非專制政體。則此

十種惡現象者，自一掃而空。若是乎吾中國數千年膿血之歷史，果無一事焉，而非專制政體貽之害也。

且專制政體之毒害君主，猶不止此。歷觀自秦以來，歷史上之君主，合所謂正統者，僭竊者，計之其數不下千餘，大率不得其死者，十而一焉；被廢而幽者，亦十而一焉。暇當爲列一表今倥偬未能及也夫以尋常人數統計之，苟非大亂離之頃，則最少必千人以上，乃有一二不得其死者。而君主罹禍之卒，則已爲百與一之比例矣。不啻惟是凡一姓之代興，則其勝朝子孫斬刈，靡有子遺，此前史數見不鮮之成例也。甚至其最甚者，若晉之於魏，宋之於晉，齊之於宋，姚察梁書武晉革易皆仰前代宗支以絕民望及宋遂令司馬氏爲廢姓齊之代北齊之於北魏宋紀論云魏宋戚屬皆殲南史宋順帝紀懷帝遜位後宋子孫以侯無少長皆盡矣北齊之於北魏宋紀論云魏宋七百人隋之於宇文周趙王位遜位後宋子孫以侯無少長皆盡矣北齊之於北魏宋紀論云魏宋餘人隋之於宇文周趙王位遜位後宋子孫以侯無少長皆盡矣北齊之於北魏宋紀論云魏宋乾鈴乾鑑等純子謙讓趙王位遜位後宋子孫以侯無少長皆盡矣北齊之於北魏宋紀論云魏宋儉之子乾鑑等純子謙讓趙王位遜位後宋子孫以侯無少長皆盡矣北齊之於北魏宋紀論云魏宋于節閔子孫又盡矣明帝子畢王賢子宏子祐康先禮禱等而震子乾實儉之子閔子孫又盡矣明帝子畢王賢子宏子祐康先禮禽等而震子乾實于節閔子孫又盡矣明帝子畢王賢子宏子祐康先禮禽等而震子乾實武子明帝子孫又盡矣明帝子畢王賢子宏子祐康先禮禽等而震子乾實武帝子漢王贊子曹王允道賢子宏子祐康先禮禽等而震子乾實子孫又盡矣明帝子畢王賢子宏子祐康先禮禽等而震子乾實目述之者使後人創心忱次帝則既廢有子遺云○按此等野蠻典故本不值記載今不避煩而鐘簾未改而喋血已聞宗子當陽而王孫先啄則有如齊王芳時魏故在也而曹爽以帝室懿親已夷三族諸曹殺戮過半八王之亂晉故在也而懿師子孫已草薶而禽獮八王者一汝南王亮司馬懿之

蕭氏然明帝得王三王令逼孝其凶義爲彭子潤又李陽章汝氏子海河子
 則帝時其休子休自令武三劭季劭城長皆武英公王南之後亦王間武帝
 人齊宋不以死若順情殺自使子次以所王義被后李秀宣王瑋已於司容叔
 餘高武能孝且爲帝新無殺沈皆始飲殺義符殺親志廣蔣瑋不亂馬司父
 鄒帝九人武無明時野子次慶爲興酒其康卽至生業化王鄒絕經泰馬二
 鄒武子道子後帝蕭王次晉之前王致四爲位是之李公煒易此之孚楚
 陽帝四養孫也賜道夷明熙攻廢濟殞爲文爲唐子知獻安公紛子之王
 王子十假誅孝死成父帝利殺帝皆僅前帝徐高太言建南誣嘉擾惠孫瑋
 鏑孫餘子殺武是以皆次王之所以得廢賜養祖子李平郡廣嘉擾惠孫瑋
 桂皆孫十已帝文朝早始前無殺弑傳帝死之太宏元公王漢魯后而帝武
 陽被六二盡二帝命卒安廢子次逆國所其等宗太貞欽穎公王時司從帝帝
 王殺七人轉十並次王帝次廬被是殺子所之子鉅曹鄺謚靈自馬叔從第
 鑠於十天以八九賜海休欲建陵誅武次分廢胤賢鹿王國汝夔越氏祖弟五
 江明曾者已子子死陵仁討平王劭帝南文殺存子公明公山范王創時六子
 夏帝孫數子天除次休爲之王紹四七郡爲次者光晃及昭公陽貞業復成三
 王一死四武殤二桂茂明乃宏出子子王劭廬已順等諸滕纂王琅諸有都趙
 鋒人於其陵者子陽以帝奔善繼濟除義所陵不中數宗王廣霽邪帝淮王王
 南之非餘王十嗣王後賜魏修義三義宣殺王及宗十室元都黃王之南穎倫
 平手命則贊爲位休廢死二其真子季以次義一子百李嬰王公冲子王武懿
 王高者後爲前三範帝次子子以皆外謀江貞二郡人直子壽譔起孫允帝第
 銳帝十廢孝廢子舉時海皆及善梟皆反夏亦矣王除李六恆東兵已吳第九
 宜十之帝武帝早兵被陵於孫終首死故王被重其敬人山莞議十王十子
 都九七順後所卒討殺王齊皆其次於并義廢其屬李紀王公謀亡晏六四
 王子八帝則殺一蕭次休受爲子孝非諸恭殺尤籍敵王厥融復八皆子王
 鏗早且及孝者子道晉茂禪後又武命子爲次慘幼李愼江霍王九武七齊
 晉殤無諸武二出成平以後廢爲帝且皆前文刻且流李子知元事武沙齊
 熙者一王子爲奔敗王反賜帝前次無爲帝帝酷者表李陽及其郡誅唐
 王四焉皆孫明兩死休誅死所廢南後朱所義若宋六越楚皎緒是固第武
 錄人有爲已帝子四祐次次殺帝平矣修廢隆者又策王其都誅唐帝子
 河卒後蕭無所善子爲鄒武次所王文之有爲宋劉道李國鄭舒殺在六帝
 東於於道一殺終皆明陽昌監殺鑠帝所十其子衡其所氏使黯公王王韓而八弟
 王明世成在者外被帝王陵次爲十殺六子弑帝宋所李璿敬元王李東
 鉉帝者所者十其殺所休渾王竟孝九次子劭
 衡前矣殺可六餘次殺業孝緯陵武子衡其所
 陽者齊知當皆巴有臨武明王酖長陽十弑帝宋所李璿敬元王李
 王七之也明不陵十慶逼帝誕死元王二次七武殺元襄豫名元

鈞旨明帝所殺武帝二十三子早殤者四人前卒者三人其餘廬陵王太子倫邵陵王太子敬晉王太子懋隨王子隆建安王子峻西陽王琳明海王巴陵王琨南郡王夏侯寶卷
殺史稱高文衡孫朝不峻南康王勰見勰躬儻不殺衡行視云其郡明帝夏侯寶卷
和帝寶融皆廢之禍江夏王寶鉉先為勰所殺衡陽王寶融皆廢之禍江夏王寶鉉先為勰所殺
陵王寶融皆廢之禍江夏王寶鉉先為勰所殺衡陽王寶融皆廢之禍江夏王寶鉉先為勰所殺
祀遂隋之楊氏隋文帝親為王廣所弑其子秀廢死江都之外難太俊二子秀諒計五子中除所害江都
外無一非不得死然勇之卒十越以王酖化餘皆死窮凶極惡弑君弑母殺伯叔兄弟及宗室
帝三子長太子昭先卒次齊王瑒次趙王杲皆死窮凶極惡弑君弑母殺伯叔兄弟及宗室
越王侗稱號東都王世充所金之完顏氏數百人完顏子孫殆盡其名太繁今概不及備載
弑於是楊帝子孫亦無遺種矣金之完顏氏數百人完顏子孫殆盡其名太繁今概不及備載
若此者皆在結局之尤慘酷者也其餘各朝雖或其禍稍殺然試問二千年來霸天下者十數
姓其血胤子孫能傳於今日者曾有一人焉否也漢獻帝曰『朕亦不知命在何時』明建文
帝曰『願世世子孫勿生帝王家』明毅宗之將殉國也先手刃其公主叱之曰『若何爲生
我家』至今讀其言猶將如聞其聲哀哀乎其有沈痛焉夫以鄙野一匹夫猶且能殖田園長
子孫傳其種以及於後而所謂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者其結局乃皆若此當其始也力征經營
早作夜思殫精竭慮窮凶極暴豈有一焉非爲帝王萬世之業計者耶豈知曾不旋踵物換星
移如風捲簾一掃而空矣所謂『腰下寶玦青珊瑚可憐王孫泣路隅問之不敢道姓名但道
困苦乞爲奴』者其猶爲最天之幸焉矣諺有之『天下無不散之筵席』歷觀自秦以來專
制君主之子孫其有能三百年不經繫縛割割屠戮菹醢之慘者乎人之好專制也謂其爲吾

利也，而所謂利者乃若此！此而爲利，則何者而謂爲害耶？嗚呼！前此飲酖而死者，已不知百千萬人，而踵其後者，猶復沈沈然嗜之，天下大愚，豈有過此！

夫徒以爭此區區專制權故，而父子失其愛，兄弟失其親，母子夫婦失其睦，伯叔甥舅失其和，乃至素所與櫛風沐雨，共患難之人，或素所撫摩愛惜受豢養之人，一旦肝膽楚越，倒戈相向，恨不得互剗刃於腹而始爲快，是天下壞倫常毀天性滅人道破秩序之毒物，未有甚於專制政體焉者也！苟非禽獸，苟非木石，其何忍以此之故，有父而不孝，有子而不慈，有兄弟而不友，有夫婦而不戀，有朋友而不親，甚者乃至有身而不自愛也！嗚呼！其亦不思而已！

專制政體之爲害於君主，既若此矣，然使其別有所大利焉，或足以與所害相償，則冒險以趨之，亦無足怪者。雖然，其所謂利者，果安在乎？專制政體有利於君主者二：（其一）則意欲上之自由，一人爲剛，萬夫爲柔，作威作福，頤指氣使，所謂予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其二）則軀殼上之自由，玉食萬方，便嬖滿前，宮妾數千，窮奢極樂，所謂非以一人治天下，實以天下奉一人也。吾今請取兩者而細論之！

中國以專制最久，聞自秦以來，爲君主者不下千數，問其能實行完全圓滿之專制者，能有幾人乎？吾竊嘗區二千年來君主之權爲四種：（第一）有全權親裁萬機，毫不被掣肘於他人者，凡得二十二人：曰秦始皇，曰漢高祖，武帝，光武，昭烈，曰吳大帝，曰秦符堅，曰宋武帝，曰

齊高帝曰。北魏孝文帝曰。北周孝武帝曰。唐太宗曰。周世宗曰。宋太祖神宗曰。西夏李元昊曰。元世祖曰。明太祖成祖曰。本朝聖祖世宗高宗（第二）其權力雖不如第一種之強盛，而承襲先業，繼體守文，亦不甚被掣肘於人者，凡得十二人。曰漢文帝，明帝，章帝。景帝不列者以其常被掣肘於竇太后也。宣帝不列者以其常被制於霍氏也。曰魏文帝，明帝，曰陳宣帝，曰宋太宗，真宗，仁宗，曰本朝仁宗，宣宗，文宗。世宗不列者以其時睿親王秉政也。（第三）初行時其全權，或窮侈極欲，自奉一人，或窮凶極暴，震懾天下，後卒身危國削，身弑國亡者，凡得十一人。曰新莽，曰吳孫皓，曰宋廢帝，曰齊明帝，曰梁武帝，曰陳後主。曰隋文帝，煬帝，曰唐元宗，憲宗，曰宋徽宗。（第四）則不能自有其權，或委政於母后，或委政於外戚，或委政於權臣，僉壬宦寺，雖其間安危異數，榮辱殊途，大抵危而辱者十之七八，安而榮者十之一二，要之其不能自有專制權則一也。凡前所列諸帝以外之君主，皆屬此種。由此言之，君主千數而能真行專政權者，不過此三四十人。其因此而釀弑亡之禍者，尙三之一焉。其餘則雖擁有普天率土之名，而實則唯諾守府，祭則寡人，其甚者則身處樊籠，背懸芒刺，其困阨苦難不自由有甚於吾儕小民十倍者。專制云！專制云！卻笑年年壓金線，爲他人作嫁衣裳。吾不知於君主果何利也？

若夫欲藉此專制權，以窮極耳目之欲者，則吾見夫爲君主者，無此心則已，苟有此心，則其專制權終不能一朝居也。夫不必其瘁心力以顧公益爲民事也，即使欲保其產業，以長子

孫焉固已不可不劬勞於在原，咨嗟於在廟，宵衣旰食，日昃不遑。昔人大寶之箴，帝範之鑑，迂儒腐生皆能言之矣。乾隆御製詩有云：『不及江南一富翁，日高三尺猶鋪被。』誠哉其閱歷心得親切有味之言也。黃梨洲原君篇又云：『夫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已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許由務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堯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豈古之人有所異哉？好逸惡勞，亦猶夫人之情也。』故吾以爲人而不欲求耳目之樂則已耳，苟其欲之，則他種地位皆可居，而惟專制君主之地位萬不可居！苟居之則樂未極而哀已來，欲未滿而身爲僂矣。專制云！專制云！地下若逢陳後主，豈宜重問後庭花！吾不知於君主果何利也！

準此以談，則吾所謂專制政體，有百害於君主，而無一利者，雖蘇張之舌，其無以爲難矣。大其利害之理，既至分明而易識別也。若彼利害之數，又屢經驗而有成例也。若此，則誠宜如梨洲所云，以俄頃之淫樂，不易無窮之悲，雖愚者亦明之矣。而竟數千年，覆轍折軫，不絕於天壤者何也？曰：『溺於所習，知其一不知其二也。』邊沁倡樂利主義，以爲道德之標準，而世固有縱飲博之樂，貪穿窬之利，而自託於邊沁之徒者焉。算學不精，而因以自誤也。夫世之君主及君主私人，以擁護專制政體爲自樂自利之法門者，亦猶是而已矣。亦猶是而已矣！且君主及君主之私人，所以必擁護專制政體者，吾知之矣！彼其心以爲專制政體，與君主相依爲命，

去其甲而乙亦不能立也。噫嘻！其陋矣！專制政體爲一物，君主爲一物，兩者性資不同，範圍不同，夫烏得而混之？不觀歐洲乎？今世歐洲十餘國中，除法蘭西、瑞士外，皆有君主，此讀史者所能知也。除俄羅斯、土耳其外，皆無復專制政體，又讀史者所能知也。而其最近之日本，又其明證矣。百餘年前之歐洲、日本，其貴族專政之禍，猶吾國也；其女主擅權之禍，猶吾國也；其嫡庶爭位之禍，猶吾國也；其外戚橫恣之禍，猶吾國也；其權臣篡弑之禍，猶吾國也；其宗藩移國之禍，猶吾國也；其僉壬朘削之禍，猶吾國也。所謂亡國十原因者，而彼等備其九焉。所缺者惟宦寺之人妖耳。而諸國歷代君統，覆滅之遠因近因，亦恆在此，無一而不猶吾國也。每讀近世史，至屢次之日耳曼帝位繼承問題，波蘭王位繼承問題，西班牙太后馬渣連事件，俄羅斯太后蘇菲亞事件，大彼得之母也，英王查利斯第一事件，法王路易第十六事件，乃至其餘種種糜爛紛撓慘酷困難之現象，未嘗不嘆古今東西政治上之罪惡，何以若出一轍！今則自俄羅斯以外，問諸國猶有以此等罪惡污點其國史者乎？無有矣。中國館閣頌揚通語，動曰：『國家億萬年有道之長！』若今者，英德日諸國之君主，眞可謂億萬年有道之長也。而不然者，則有若當世專制第一之俄羅斯，而亞歷山大第二被弑矣，亞歷山大第三以憂死矣，今皇尼古喇第二亦被刺於日本，幾不免矣；享萬乘之虛名，無一夕之安寢，以視英日德諸皇何如矣？君主而不欲自愛，則已耳；君主之私人，而不欲愛其君，則已耳；苟其欲之，宜何擇哉？

然則爲國民者，當視專制政體爲大眾之公敵；爲君主者，當視專制政體爲一己之私仇。彼其毒種盤踞於我本羣者，雖已數千年，合上下而敵之仇之，則未有不能去者也。雖然，若君主及君主之私人，而不肯仇彼焉，從而愛惜之，增長之，則他日受毒最烈者，不在國民，而在君主及其私人也。按諸公理，凡兩種反比例之事物，不相容，則必有爭，爭則舊者必敗，而新者必勝。專制政體之不能生存於今世界，此理勢所必至也。以人力而欲與理勢爲禦，譬猶以卵投石，以螳堂車，多見其不知量而已！故吾國民終必有脫離苦海之一日。吾敢信之！吾敢言之！而其中有一機關焉，君主及其私人而與民同敵也，則安富焉尊榮焉；英國日本實將來中國之倒影也。君主及其私人而認賊作子也，則國民仇專制政體，而不得不並仇及專制政權之保護主。法國美國實將來中國之前車也。夫爲英日與法美在我國民則何擇焉？所最難堪者，自居於國民以外之人耳。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君子讀史記屈原列傳，而不禁廢書而嘆也！

中國專制政治進化史論

緒論

進化者，向一目的而上進之謂也。日邁月征，進進不已，必達於其極點。凡天地古今之事物，未有能逃進化之公例者也。